



凸凹

凸凹 本名史长义 北京房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北京作协签约作家。迄今已发表和出版散文集18部 长篇小说8部 报告文学集、文学评论集等6部 作品逾700万字。长篇小说《大猫》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提名奖 散文《感觉汪曾祺》获第二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 《布鞋》获《中国作家》优秀散文奖 散文《山石殇》获第六届老舍散文奖 短篇小说《飞蝗》获国务院救灾委员会征文一等奖。

故乡的人爱养羊。山里的羊叫山羯子 腿精细 个儿也不大 身子却极灵活 在悬崖峭壁 荆棘丛中 时时能见到羯子们的踪影。羯子走路不走熟道 单找人不七狗不去的险处。比如山的皱褶 山的沟坎。

# 眼子

凸凹

山里牧羊就不用牧羊犬。山里人走路就都走不过羊信子。后来 我借伙伴去登黄山 伙伴说好险啊 都是羊肠小道。我就说 羊肠小道只是人的概念 羯子们是不屑的！这话 他至今也不明白。山里的草杂 不免有毒草。羯子误食 就吐出满口的白沫 抽搐着死去。羊信就在梁顶和一些沟坎 放几块平展的石头 撒一层细盐 叫羯子舔一舔。盐能缓毒解毒。羊信子管这叫 淡羊。为什么山里的羊信子 在腰间总挂着一只白布袋 道理就在这里。那年 下放来的南先生曾喟叹：喂咸的还曰淡 悖论也！这只是他自己的事情 信子们依然是 淡 下去了。山羯子耐旱 但淡后的羯子 仍急着要喝一些水。山上梁脊上很难弄到水 信子们就很费筹措。后来 信子们发现 雨后的梁上 总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凹处 有一汪一汪的积水 把羯子轰过去 就能喝个饱。但山顶的日头极毒 不到几日 水汪便被晒干了 信子羯子就都失望。

到底是信子有主意。他们在汪过水的地方凿出坛子样的洞 里大口小 存的水又多 蒸发得也慢 水就留下了。红日头下面 那洞子里的水 泛着幽亮的光 极像美人的眼睛。信子就叫它 眼子。自有了眼子 两个羊信相遇 那碰头话儿就这样了：伙计 眼子还满吗？满哩 嘿嘿。那年大旱 日头早落山了 羯子们都咩咩地回圈了 信子二爹的影子却久久也不曾见到。大呼小叫地一个梁一个梁找 终于在眼子边上找到了。二爹躺在眼子边上 胸口动得很微弱。人给渴过火了。灌下两口凉水 二爹就睁开眼睛。二婶说：就是个死人 怎就不喝眼子里的水？！二爹一蠕干裂的唇：有羯子哩。竟说。



# 门博会

陈加斌

13岁 足可五花八门 用门都擦亮一座城市的金名片

对外 亮出造门人的海纳百川 对内 拧紧每一扇门的百转千回

来了 欧美的造门人 来了 俄罗斯的采购商 来了 一场门的雅集就这样开始了

给别人的家安一扇自己造的门 不管是用铁用铝用铜用实木 最后都是用那颗不会生锈的匠心

13岁了 小升初的门博会 你的第一张 英雄帖 发自北京亮马河 你的第一声 芝麻开门 点亮万家灯火

# 山中叙志

(外一首) 许梦熊

弹琴的人总是念子期，把自己当作伯牙。寻到紫岩下 横琴在膝，凤凰都要赶来舞蹈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山上的野草也吉祥如意。渔父晨昏都忙碌，衣食就在湿漉漉的网中；除了每晚找人酤酒，没有什么令你牵挂。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禁忌，但网开一面正好，让我们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要飞上美丽的高枝，那里也会飞来弹丸。幽人最看重德行，不该做的事情总是坚持，让它远离自己的双手；这样的志向很小，小池养鹤 田间牧猪，炊烟随时闻得到，人间的好处就是空虚，可以填满一切爱意。



翩翩起舞 林群心 摄

# 病中记

杨铁金

都说人吃五谷杂粮 哪能不病？前些天 我忽然头疼背酸。心里还想着也许只是个普通的感冒 扛几天就过去了。连续几天低烧之后 身体却变得晃晃悠悠起来 腿一直软下去 软下去 终于撑不住 只好躺倒在医院里 打针吃药。去的时候 背包里依然放着一本书 贾平凹的《山本》 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 秦岭志。很厚 足足有47万字。在冷寂的病房里 安安静静地阅读 倒是少了许多干扰。五天时间竟将它全部看完。掩卷而思 觉得小说里面的人物性格命运仿佛作者早年的小说《浮躁》 但已经少了许多理想的成分。也许是人老的缘故 漂浮的心气慢慢地降下来 从高空 而半空 而地面 直到入土 那便是安了。我坐在病床上 透过装了防护扣的玻璃窗 长叹一声 生命如此无常与脆弱。所谓 山本 是指秦岭的根与原。中国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 有人以为说的就是秦岭。它既是天下山脉之根 也是中国文化之源。书里记载

了秦岭山中的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其间发生的种种故事 强人、匪首与枭雄 更有众多平凡人物的卑微一生。小说的最后 那位饱读诗书却只能任人摆布 因嗜好肥肉而变得身材滚圆的麻县长 微笑着走进涡镇那条河流的漩涡里。遗留身外的是两个纸本封皮的 书 一本是《秦岭志草木部》 一本是《秦岭志禽兽部》。乱世之中 人类何异于禽兽！吃人者如虎狼 被吃者如猪羊。苟活者犹如巍巍延延秦岭之上 晃晃荡荡白云里头的一粒尘埃 飘飘零零雨水之中的一滴水珠。草木深深浅浅 浸润于山间云雾 荣枯一季 自生自灭 何尝不是活法一种？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最需要的 也最缺乏的便是自视。只因有了病痛 我们才会感到肉身的存在 否则总会以为气球永远上升而不会爆掉。手疼之后 我们才会疼手 心疼之余 我们才会疼心。切不可器官正常运转 就熟视无睹 器官一损伤 就咒骂不已。要时时念着它们的好。病痛就像是不断升腾的水汽日积月累而成的乌云 它以电闪雷鸣的方

式提醒你 撑不住了 掉下来了。等到狂风暴雨 大泄一阵之后 也许反而感到一身轻松 从而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与情绪 懂得按摩自己 揉搓身体上、精神上的淤积。这才是正确的自视之法。爱一个人 最终爱的只是自己。看世界 看的其实也只是自己。按照传统医学理论 人的身体所对应的就是整个的宇宙。抚平自己 就等于抚平整个世界。文学是精神的医药 文学家们用笔墨去安抚人间的创伤 让人们在醒着的时候有希望 在睡着的时候不做噩梦。恰在我读完书的那一天 比我半个月进来的室友出院了 并不是他的病已经治愈 而是只能无奈地选择与病魔共处。要平静面对这一切 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生活中有太多的放不下 人们总在惦念鸟食人财的那些事。打不尽的电话 走不完的迎送往来 操不完的心 却是忽略了内视 找不到身与心的平衡点。那一天 我握着他冰凉的手 对他 也对自己说 何不将心放下？

# 山人劝酒

除了短暂的一生，我仍渴望长久的痛饮。赤松子在金华栖居，蓬海那边则有安期生；彼此相见只需酒，桃李都是旧朋友。明月落向金罍，摇着流电般的一生，倏忽的光彩让人心动；石虎殿前的荆棘，偶尔飞起一只朦胧的鸟，就像麋鹿在姑苏台咀嚼树叶 没有人再来开拓帝王的事业。春风不为谁来，蝴蝶忽然飘到身前，如同斑斓的雪花；我的一生快要赶上云杉，换了植物的骨髓生活。洗耳的隐士曾是 我的祖先 继承的意气也还没有消磨殆尽；于是劝酒相欢，世上的事无可回避，唯独南山的羽衣令人轻松。